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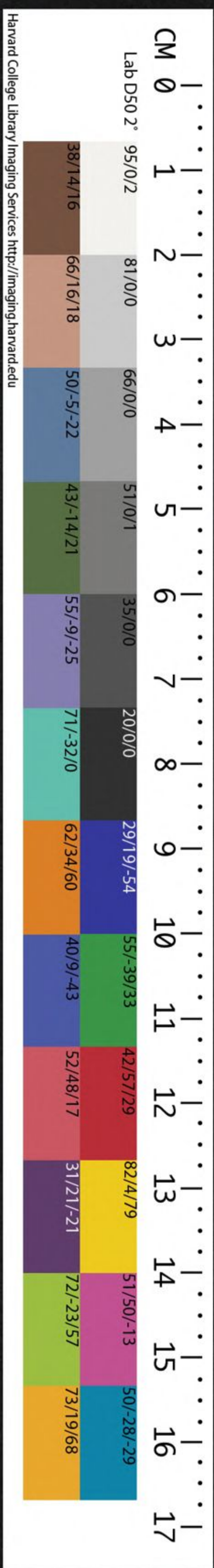
7883/4932(9) 09 9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4 1951



圖
史
命
政
政
州
冊

冊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圖史合攷孟子目錄

卷二十一

離婁

離婁

師曠

五音

五聲八音圖

五音清濁之序

樂律總圖

公輸子

六律

六律六呂圖

五音相生之序

三分損益圖

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泣註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四書圖史合攷

卷二十一 離婁目錄

規矩準繩

大雅假樂之詩

大雅板之詩

厲王

幽王

大雅蕩之詩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註

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註

齊景公女吳

大雅文王之詩

難為兄難為弟

大雅采芣之詩

孺子

滄浪

獺

爵

鷓鴣

艾

養老

太公

養民致賢

註

辟草萊

任土地

李悝盡地力

註

商鞅開阡陌

註

眸子

淳于髡

授受不親

豺狼

曾元

舍館

瞽瞍

諸馮負夏鳴條

畢郢

符節

鄭

子產濟人

溱洧

枉梁

十月成梁

闢人為之辟

以大德不以小惠

舊君有服

晉銅鑿盈

原泉

溝澮

禹惡旨酒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也

禱杙

平王東遷

五伯迭興

四世而總

逢蒙

子濯孺子

侵追

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西子

日至

公行子

右師

纓

越冠

沈猶行

儲子

卷二十一目終

四書圖說合攷

卷二十一

二

孟子
莊子
論語
中庸

孟子
莊子
論語
中庸

四書圖史合攷卷二十一

明 晉江蔡清虛齋 輯

孟子 離婁

離婁

離婁之明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
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
莊子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
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吾哉象罔乃可以

四書圖史合攷 卷五十一
得之乎。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波也，自見而已矣。

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波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亂天下者也。

巧公輸子之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嘗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鳶，令之自飛。

楚攻宋，般為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

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

雲將以攻宋。雲將，梯也。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

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

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誑而言曰：吾

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

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

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狀臣之弟子禽

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從善節 為政須 要有紀 綱 閑睢麟 趾之意

四書圖史合攷 卷五十一 雜考

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出文選

注

般又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蕭州城南，乃作一木仙，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般所為也。乃賫物謝之。般斷

木仙一手，吳中大雨。出酉陽雜俎

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為也，不如翟之為車也。須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師曠之聰

師曠

責難節
君臣當
各任其
責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高處，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復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才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

四書圖史合文
卷二十一
雜
三

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出說苑

聖人人倫之至

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也。御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

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

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

二節二端之外更無它道

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有者為詩以諷刺工誦箴諫。樂工誦箴諫之詞大夫規

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

諉。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歸物以示時所貴尚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

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道人行人之官木鐸木舌金官師

相規。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

書圖史合文

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狀矣出襄公十四年

師涓逆澗靈公聞鼓琴轂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

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聞新

轂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

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

不知此樂師曠曰師延紂時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

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聳此轂必於濮水之

上先聞此轂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

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

此亡國之音

行有節自治益詳身無不正

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

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

大喜起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

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

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

大旱赤地三年出韓非十過篇

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取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出呂氏春秋長

見篇

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出說苑
知悼子卒知悼子荀榮子即荀盈也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篋

自外來聞鐘磬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祭乙子卯謂之疾日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也在殯其為子卯也大矣大臣死關國家尤重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出檀弓

齊伐魯魯會晉侯同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山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晉人將

登山以望乃使司馬斥開山澤之險阻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疏建旌旗以為陣示其衆也使乘車者

左實右偽偽以衣服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

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磬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齊師果

鳥鳥之聲樂

齊師果

夜遁出左傳襄公十八年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晉聞楚伐鄭嘗

南風不競又歌南風又歌南風以聽楚之強弱南風不競多灰穀楚必無功

南風多肅殺之聲既而楚師多凍從役幾盡出襄公十八年

有石言於魏榆魏邑名榆其地也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不朕民聽濫也失

也謂石本不言民抑臣又嘗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

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乖氣致異時則有今宮室崇侈民

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

築虬音斯祈之宮築宮於虬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

昭公八年

晉悼公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與之食使句法

年曰臣小人也不知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吏至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郟成

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二年矣趙孟呂之而謙過焉曰武

不才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遂仕之使助為政

六律

漢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之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
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
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
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西戎崑崙之陰取
竹之解谷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於中者也生其竅厚均者生治也竅孔也
竹與內厚薄等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黃鐘之宮律之最長者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
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趙氏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

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鐘者陽氣
鍾黃泉而出也鐘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
陽氣鍾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太
簇者太火也簇奏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
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
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
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汰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汰
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
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

物位於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今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於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南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姤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姤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姤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合

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一云黃鐘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折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函鐘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婁益辰與所會在天為十有二舍在地為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聲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序也陽聲六律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呂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函鐘未小呂巳夾鐘卯皆

文之以五聲相雜以成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

八音播被也被之成音金鑄石磬土埴草鼓絲琴木柷匏笙竹

書圖史合文 卷二十一 離婁 九

鄭玄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以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鐘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酉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

傳疑錄云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

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酉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鐘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鐘為徵三分

律娶妻
呂生子

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太簇為商，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為下生。南呂為羽，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數，是為上生。姑洗為角，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為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至未，為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盧舜治曰：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

不能正五
音

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此鄭康成司馬遷之圖術，有補於律呂之說者。

五音

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

則在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劉氏註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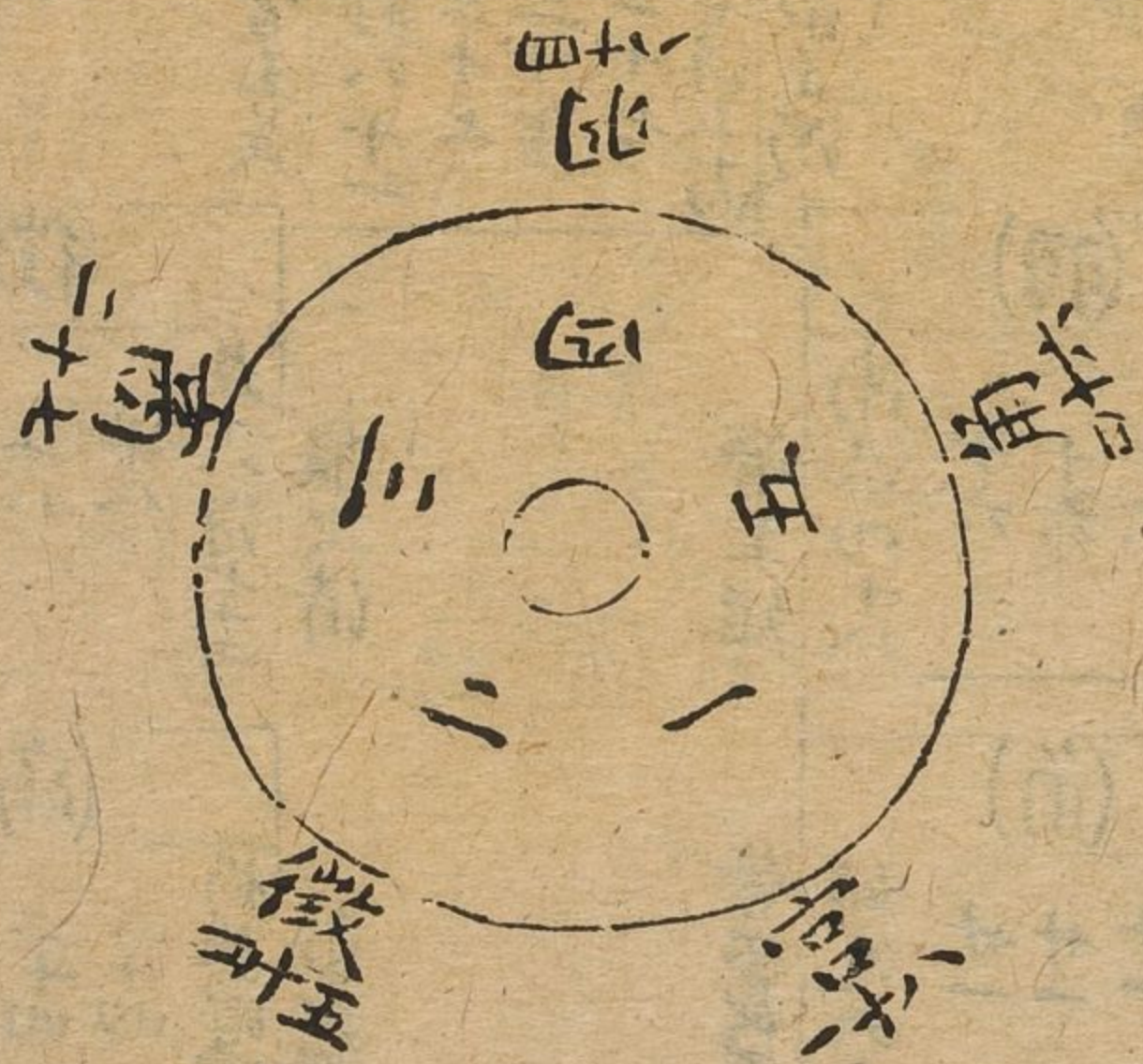
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漢書曰：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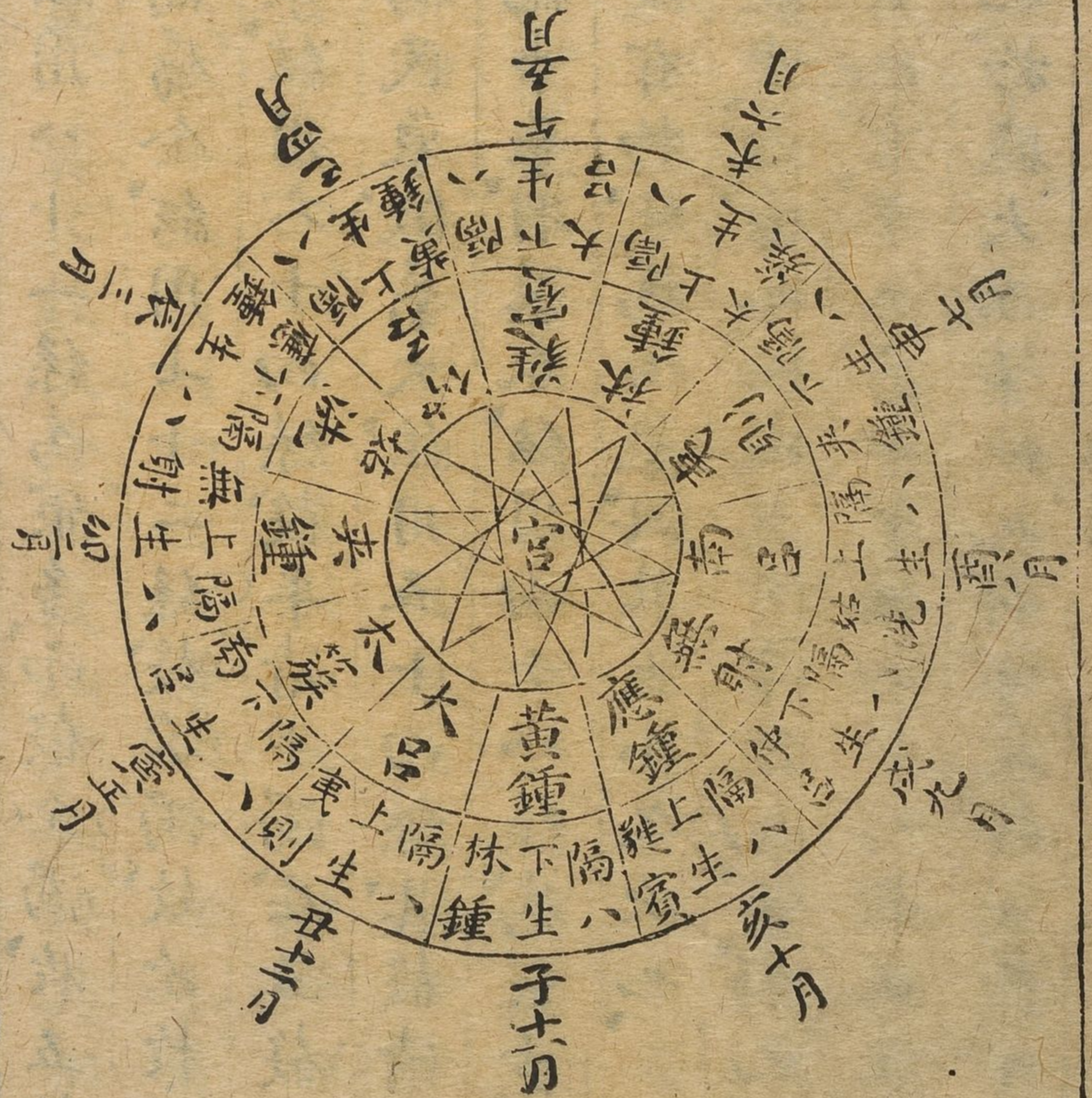
五聲八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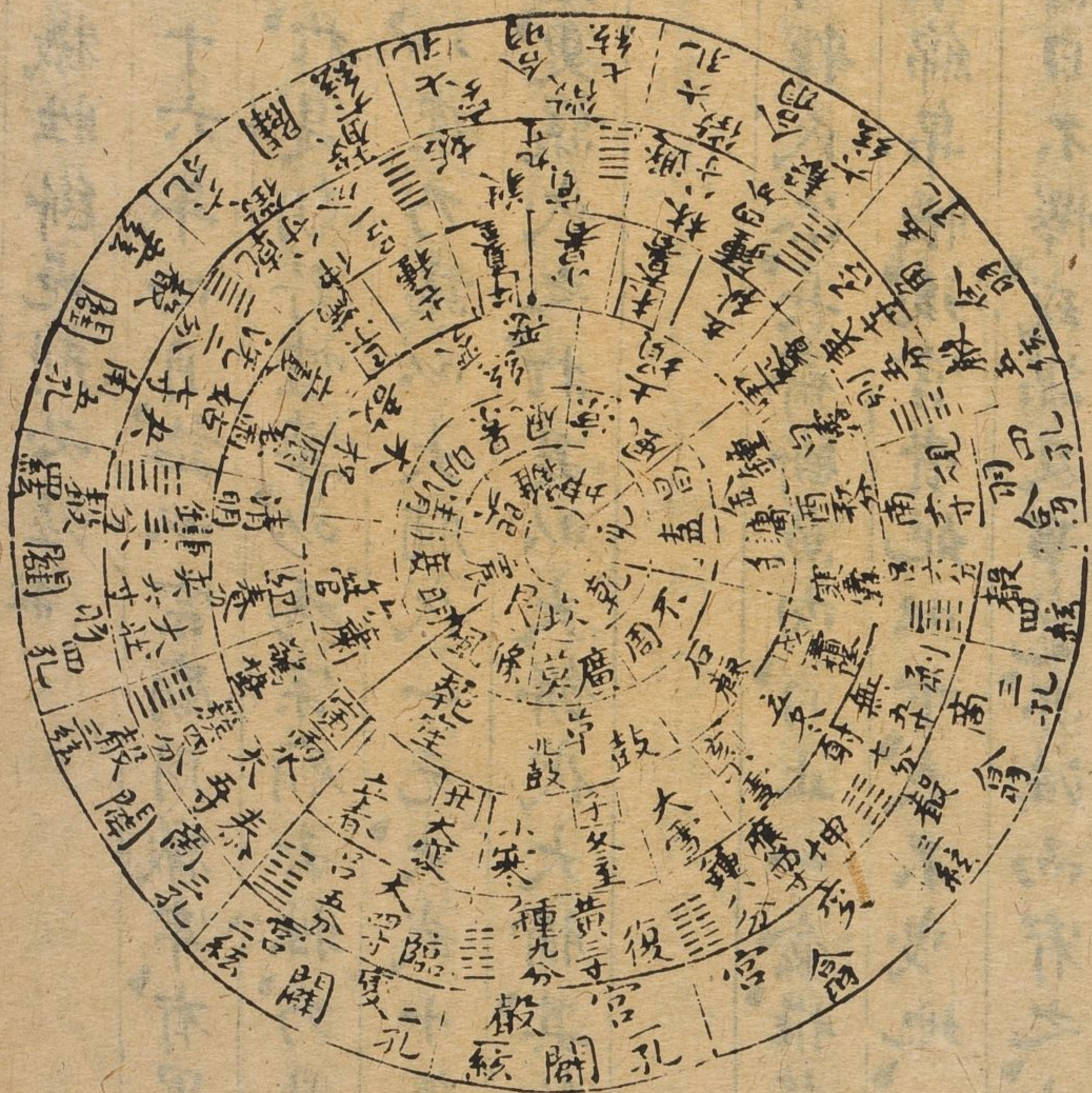
五音相生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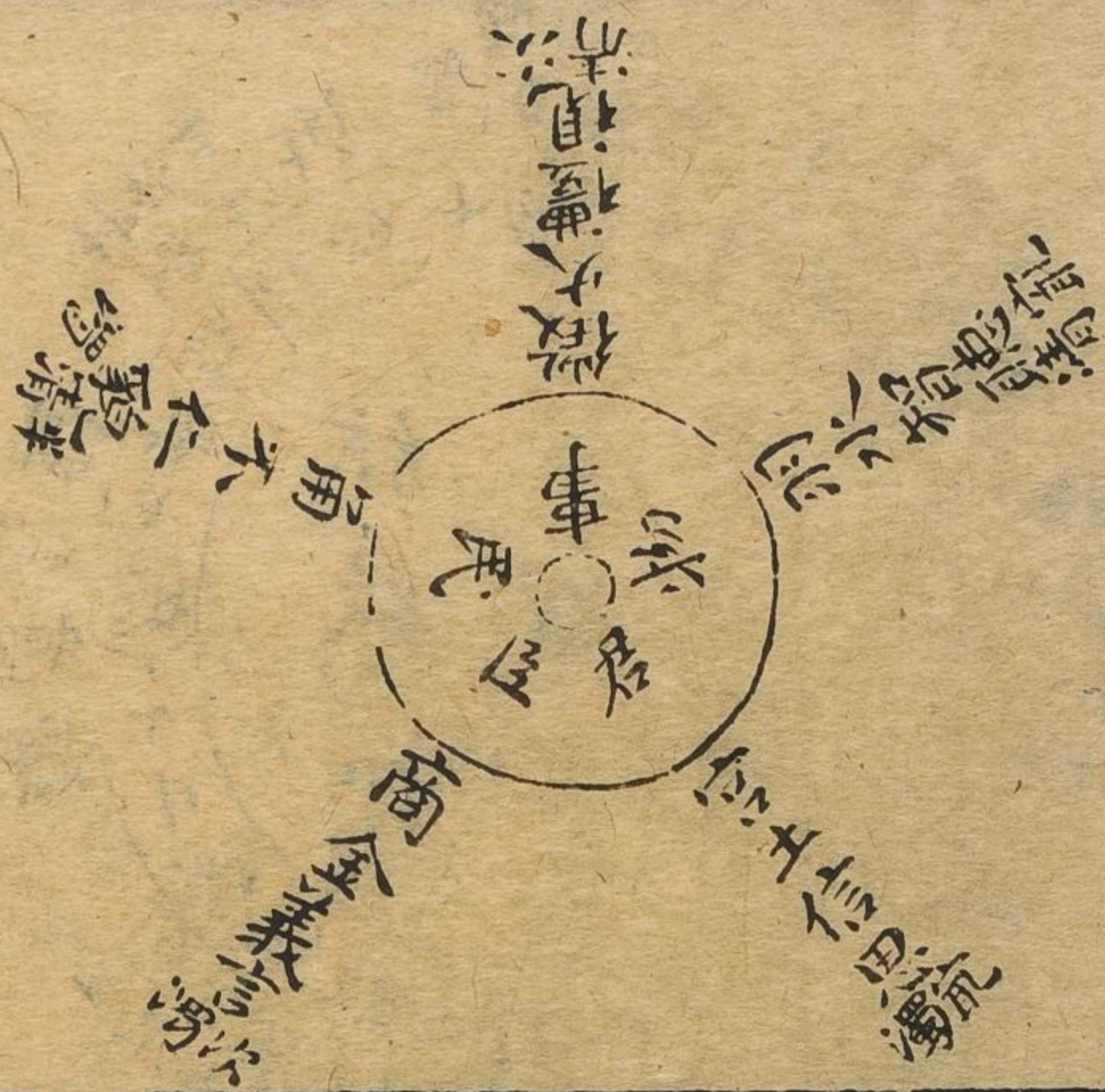
六律呂圖



樂律總圖



五音清濁之序



三分損益之圖

<p>(宮) 黃鍾八十一 管至長 二十七 二十七 損二十七得五十四 散至濁</p>		<p>(徵) 林鍾五十四 管次短 十六 十六 益十六得七十 散次清</p>	
<p>(羽) 南呂四十六 管至短 十六 十六 益十六得六十四 散至清</p>		<p>(商) 太簇七十二 管次長 二十四 二十四 損二十四得四十八 散次濁</p>	
<p>(角) 姑洗六十四 管不長不短 廿一 廿一 一零散不美 散半清半濁</p>			

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泣。註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犧牲，有累真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喧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羞，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侯景

益橫上，溪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規矩準繩

繼之以規
矩準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為正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禮經解云：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

方員

大雅假樂之詩

全篇四章 此第二章

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餘載中庸 假樂篇

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大雅板之詩

全篇八章 此第一 二四及後三章

上帝板板

板反

下民卒瘁

卒盡瘁 病也

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

無所依也

不實於亶

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言天反其

常道使民盡病而汝之出言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擬又不實之於誠

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故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

欣欣也

天之方

天之方歷無然世

歷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戲舞也

老夫灌灌

款也

小子蹻蹻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熇熇盛也

不可救藥

其欺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耄而妄言乃爾以憂為謔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將如火之盛而不可復救矣

天之牖民如堦如篴

堦堦和也

如璋如圭

璋判而圭合

如璋如圭

如取如携

皆言易也

携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

言天之開明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也邪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

佺人維藩

佺大也

大師維垣

垣墻也

大邦

維屏大邦強國也屏樹也大宗維翰大宗強族也翰幹也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宗子同姓者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也變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王姓通言出而有所姓也者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此凡伯利厲王之詩

厲王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元年楚熊

厲名之曰幽

渠畏之自去其王號熊渠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

之矢權無迹生子二人甚得江淮間民興兵伐庸楊廖至於鄂曰戎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三子為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

其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它其後厲王好

利近禁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良夫即芮伯也王室其將卑

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安焉何可

專也所怒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

人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

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

將道利而布上下

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

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言文王布錫施利，是以載成周道也。

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出史記周紀

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誦王。召公諫曰：召穆公，名虎。

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誦者。監察也。以告，則殺之。其誦

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召公曰：是鄣之

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水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刺。上詩以諷刺。馨獻典，史獻書。上書。師箴，箴，上

戒之。文。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禮。瞍主弦歌。諷誦箴諫

之語。也。百工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

教誨，耆艾修之。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衣食於是乎生，口之

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

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

民有口，猶土有山川。

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鴈王厲王出奔於彘。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厲王太子靜

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

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怒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周公各鼻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

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出史記周本紀

幽王

名之曰幽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也

涇渭二水各在雍州北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此時以王城為東周鎬京為西周伯陽甫

曰：伯陽父周柱下史，即老聃也。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

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

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

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水土氣通為演演土則生物民得用之

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水出熊耳山洛水

出冢領山禹都河竭而商亡。商人却衛河今周德若二代

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

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國止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一

終於十故

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出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國名與夏同姓。姒氏，褒姒子。為人

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

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以伯服為太子。周大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

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

號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

藏之，乃吉。祭龍所吐沫沫，於是布幣而策告之。以簡策之

請其祭也。龍止而祭在，積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止又傳此。

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

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諷之，祭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玄黿，蜃也。後宮之童妾既戲而遭之。毀齒曰戲。女七歲而毀齒。既筭而孕。

筭，簪也。女子許嫁而筭。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

檠弧箕裘。山桑曰檠。弧，弓也。箕，木名。可寔亡周國。於是宣

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逃於道而見

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聳其夜啼，哀而收之。

檠弧箕裘
寔是亡周國

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出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出史記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有一年，申侯與緡、西夷大戎攻

幽王緡姒姓夏禹後括地志云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

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下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古驪戎之國也虜褒姒，盡取

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出史記

大雅蕩之詩全篇八章此第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信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其命，乃

多邪辟者，蓋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

亦罔克終如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炁恣于中國，炁

威而多辟也。

氣健 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背後側旁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如蜩如螗，蜩螗皆蟬也。 如沸如羹，皆亂也。 小大近喪，人尚

乎由行，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 內爨，音避，於中國也。 爨怒，音及，鬼方遠夷

之國言自近至，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

遠無不怨怒，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非上

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國先王舊政，然

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

可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本根，本根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猶絕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大

然將歷枝葉未有害，折傷而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乃隨

以顛，拔商周之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正猶此耳。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計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邑人問年幾

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

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為賤，人為寶。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

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承宗飲 手削地 疾討賊 韓弘與 為政節 麥丘邑 人祝桓 公

朝廷處
置此宜

公佛狀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
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
姊妹叔父子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
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
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
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註

唐書皇甫鎛傳為司農郎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
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丞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

天下節
天者理
勢之當
然

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
道進既由聚歛剋剋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
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奸邪苛刻天下怨
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
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
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
辭切至上不聽

王承宗邊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
栢耆杖策淮南請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八

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右拾遺注既至，以大誼動承
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

韓洪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南，拜淮南諸軍行營都統使，
杆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
兵二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
朝，再拜司造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
許之。

泚出而女
于吳

齊景公女吳

越絕書云：闔閭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

女思其國，死葬虞山。

如
此官
所乘之
勢不同

作為如
何乃有
五

藝苑卮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
閭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熟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
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
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纍為得
之。

大雅文王之詩

見大學
新民章

難為兄難為弟

註

世說德行篇云：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群，有英才，與

季方名謀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切乃爭之不

能決咨於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即陳實常除太丘長元方難為兄季

方難為弟賢兄難做他弟賢弟難做它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它言兄弟皆難得而皆賢也云爾

大雅桑柔之詩全篇十六章此第五

為謀為也也也亂况斯削况滋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辨別賢否之道

也誰能執也也也逝不以濯其何能也載也昏及溺

此芮伯刺厲王而作

孺子

釋名云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

滄浪

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

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有水曰

滄浪水是也

大明一統志云滄浪淵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

獺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屬也

廣雅云獺一名水狗又一種形類狗頭如馬身如蝙蝠者

鼻尖尾大者獺獺

為獺驅魚者獺也

小之水

有孺子歌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今也即
修德行
仁則天
命在我

本草會編云、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扁、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出於大木上、謂之木獺、又有腳下皮如人胼拇、毛着水不濡、謂之海獺、

汲冢周書云、雨水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禮王制曰、獺祭魚、狀後漁人、入澤梁、

埤雅云、獺祭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蓋自祭其先、如驅豺然、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也、又按俗傳

獺祭魚、將魚羅列於前、取黃鰓魚一枚、以瓜按其頭、作殺、如人有巫祝也、故俗呼黃鰓魚為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繼魚師於水、

埤雅云、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大戴禮云、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

爵

為叢驅爵者

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頰皆黑、通身羽毛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

歸仁節
此歸此欲

萬雀安厥雀。瓦雀。充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
舊說雀日夕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矚。
家語云。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雀獸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造大雀者不得。大雀造
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造。
戰國策云。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糧。仰袖茂蘇。與人
無爭。自以為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
頸。晝棲茂蘇。夕調酸醎矣。

鷓

鷓也

爾雅曰。晨風鷓也。

郭璞註曰鷓屬

陸佃曰。鷓似鷓。黃色。燕頰。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
鴿。燕雀食之。

列子曰。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又為鷓也。一說鷓化
為鷓。鷓化為布穀。布穀為部公。部公復為鷓。

詩秦風。鷓彼晨風。鬱彼北林。

左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鷓之逐鳥雀也。

艾

埤雅云。艾。一名灸草。可以療疾。

宋三年之
艾也

字說曰艾能久疾久而彌善

爾雅云育孟耆艾正伯長也育養亦為長正伯皆官長艾歷也長者多更歷

頤艾育養也汝頤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

又云艾長也歷也音艾為名艾以久疾為義皆所以歷長所關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

為治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養老

禮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為獻殷人以食禮

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

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上庠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南序東序太學在國中王宮之南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右學太學在國中王宮之南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南郊東郊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南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皇收昇皆冕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燕衣黑殷人昇而祭許緇衣而養老緇生周人冕而

祭燕衣黑深衣而養老皇收昇皆冕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燕衣黑殷人昇而祭許緇衣而養老緇生周人冕而

祭燕衣黑深衣而養老皇收昇皆冕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燕衣黑殷人昇而祭許緇衣而養老緇生周人冕而

祭燕衣黑深衣而養老皇收昇皆冕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燕衣黑殷人昇而祭許緇衣而養老緇生周人冕而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歐魚節 欲在彼 畏在此

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即行引年者即行

曠安節 聖賢之 賜其老

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

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愷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

微其禮皆有愷史憲依也養老之禮五帝主於法其德行至三王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愷史所以

記其愷厚之德也

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袒衣割制牲體為俎實

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酌食畢以酒噓口

王制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

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

三禮義宗簡民中賢者及朝廷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

者但養於太學不養於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

於鄉狀後養於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子視

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視

學之明日

太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四岳方伯也佐禹

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

太公辟紂

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

也本姓姜氏造其封姓故曰呂尚出史記齊世家呂尚嘗屠牛於

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於

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祥獸非虎

非罴似熊而長頭高脚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

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

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

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遠

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天故號之曰太公望

至誠節

動便是

驗處

思誠為

修身之

大

孟子所

受乎子

思

與大學

相表裏

二老節

天下之

心不能

外

蕭何卷

民致賢

以圖關

出說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止之

國富倉庫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寡以望

為師望左右文王德孚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大

夷作豐邑三今天下其二歸周文王崩武王即位欲修文

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

盟津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

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也

不吉風雨暴至群公

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

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陡登庶臺遂追斬紂明日

武王立於社群公奉明水取明水於月欲得陰陽之潔氣陳明水以為玄酒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

庶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

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

尚父於齊營丘營丘古邑名今屬山東道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

曰逆旅客舍主人也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

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萊東夷國名與之爭

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定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

賈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

少時管蔡佗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即召公奭命太公曰東

至海而主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

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

國都營丘出史記齊世家

武經七書云文王問明主何如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

貴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

善戰節

盡地力

開阡陌

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太公謂文王曰：鈞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鈞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太公曰：緝之餌明，小魚食之；緝網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緝；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投。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與俱歸。河洛緯云：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彊梁好武，侵凌諸侯，勞苦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安予奚行而得免于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為，但與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抱朴子云：文王遇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以為師。

養民致賢註

授受節
注來取
中

通鑑云：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今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拒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能誦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

辟草菜任
土地

辟草菜

商子墾今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
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
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
無得糴則窳墮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
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墮
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教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
作不顧住居不聽住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

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奸偽蹀心私交
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
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狠剗
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佞巧諛惡心之民
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
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任土地者
次之

任土地

岸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菜者不度地

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者。務闢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率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方。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李悝盡地力註

前漢食貨志云。李悝為魏文侯。任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今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商鞅開阡陌註

秦孝公用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姓內息者為禁井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阡陌田間之道也東西曰陌南

子莫良於眸

眸子

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榮衛魂鬼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

淳于髡

事親節所能為皆所當為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昔喜隱謂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菜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於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視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即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賚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

笑冠纓索絕索作畫言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

曰汝笑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

者操一猪蹄酒一盃而祝曰既宴滿篝既宴猶杯樓也篝穰也既宴謂高地

狹小之區汙汗邪滿車下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

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

十萬羊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

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

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灑在旁御史在後髡

恐俱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恭講鞠

脛恭齊卷脛音其恭收多衷也講臂侍酒於前時賜餘瀝

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

見卒狀相覩歡狀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六博即今雙六各

博六投壺相引為會握手無罰目昭不禁昭直前有墮珥

後有遺簪髡竊染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

輔相必在乎格君心

終君節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而送客羅縵襟解微聞薜澤即香澤蘭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

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狀言不可極極

之而象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

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出史記滑稽傳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二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

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凶騶忌

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于髡曰狶膏棘

軸所以為滑也狀而不能運方穿狶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

狀而穿孫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馬

淳于髡曰弓膠析幹所以為合也狀而不能傳合疏幹

幹也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析幹而納諸繁中是猶以勢令

人合也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疎疎

際縫以言大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騶忌子曰謹

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人也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自附於萬人也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

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

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

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

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

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出史記田齊世家客有見髡於梁

有罪即

樂正子
勇於受
青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狀客見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禮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

鎰終身不仕出史記淳于髡傳

授受不親
禮也

授受不親

禮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嫂深不授
是豺狼也

豺狼

埤雅云豺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前高後廣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

田

汲冢周書曰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不告節

天下之

道有正

有權

權非體

道者不

能用

史云豺舌似棘，砥舌似鋸，骨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豺。毀義取諸此。說文云：狼似狗，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埤雅云：狼大如狗，青色，作教。諸竅皆沸，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嘗以害其身。

里語曰：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則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或云：狼起卧遊戲，多籍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籍。又曰：狼扈。

詩：幽風，狼跋其胡，載橐其尾。毛詩：草蟲，經狼項下有袋，未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殘上，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袋胡也。

周官：獸人冬獻狼。

狼膏温故冬獻之

埤雅云：古之烽火用狼糞，取

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不斜。或曰：狼駢脇，直腸，其糞烟直，為是故也。

曾元

曾元 卷四 子

曾元，曾子子也。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鼃鼉，猶以淵為淺，而窟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

智之節
天下之
道皆原
於此

恥辱亦無由至矣出荀子
法行篇

韓詩外傳云、曾子卷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說苑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元曾華參
之二子也曾子

曰、吾無穎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

顛、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狀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急於宦、成病加於小愈、

禍生於懈、急孝哀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舍館未定

舍館

杜苑云、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

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

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

下之家所為也、

贅賁

贅賁、舜之父也、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贅、配字

曰賁、非真如贅者之無目也、

諸馮負夏鳴條

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

而贅賁底

四書圖說

卷三 離婁

四

卒於鳴條

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介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南

底豫即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衛地諸馮在冀州之介鳴條湯與桀戰之野

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今姚丘山在餘姚南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柢丘又始寧界有舜所

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

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處也

畢郢

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

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新安陳氏曰郢在鶴東非楚都之郢

符節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

若令將節

卒於畢郢

四書圖說卷之五十一

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

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帝兵

符遂殺蚩尤

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凡將命者持

以為信

周禮地官掌節主符節者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謂邦節

節以下之節也辨其用者或以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

節王節以玉為之君子比德於玉守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節

節以犀角為之取其銳而觸姦守都凡邦國之使節諸侯使

節為采邑長者其材宜如是也聘於王朝聘於王聘於王聘於王聘於王聘於王

節於王報之節山國用虎節山多虎故土國用人節平地多

節人於澤國用龍節澤多龍故皆金也三者皆以以英蕩輔

節之英飾也蕩竹也以竹為函門闕用符節司門司闕以竹

節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貨賄用璽節璽節者既為符又加璽道若用旌節旌節者

節旌以彰皆皆皆有期以反節立為限期事凡通達於天下者必

其節也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其無節者門闕譏察

也禮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受一節以趨節以玉為

也禮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受一節以趨節以玉為

符 王政 事

故為節

武侯言

治世以

大德

武侯得

孟子之

意

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台臣有二節有一節故合
立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去緩則一節故趨
說原云符者篆刻文字而中今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
以易竹製節亦以竹為之柄長二尺有旌蓋出使於外執
以為信也

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
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竹節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
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
以與其人其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
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

子產聽鄭
之政

也

鄭

鄭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
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南密邇王畿秦京地漢華
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緡郟之間因取二國
地前華後河而食焉

子產濟人

以乘輿濟
人於溱洧

說苑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
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

施惠哉。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與？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漆洧

按漆洧在濟南洛東，河南潁北，四水謂之新鄭。

鄭風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注：送也。子不我思，豈無它人？狂童

之狂也。且，其未絕而防。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

他士？狂童之狂也。且，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

兮。上已采蘭，後除不洋。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注：既注而女，且注觀乎。洧

之外洵訐也。大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漆

與洧，澗其清矣。士與女般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

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詭，贈之以勺

藥。此淫奔者自叙之詞。

杠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也。

爾雅云：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見詩傳。

說文云：石砥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

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

齊人乘法

十月徒
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

謂之輿梁

玉海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

十月成梁註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闢人為之辟註

周禮天官閹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

入則為之闢闢開若行者

以大德不以小惠註

蜀志曰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禮為舊君有服

舊君有服

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

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

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

三年

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

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父兄

今也節
猶孔子
對定公
之意

不若孔
子渾然

君子之
言蓋如
此

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韓詩外傳，齊宣王問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狀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挹狀，無以應。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晉錮欒盈詩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即欒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即欒。

盈，范鞅以其亾也，怨欒氏。襄公十四年，乘厲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

范宣子之女也，州賓，欒氏之家臣也。欒祁與之私通。懷子患之，祁惧其討也，遡諸宣

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鞅，素怨懷子，故宣子使城著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錮，禁

已甚節
孟子真
知孔子

晉地 錮 禁

藥盈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藥氏將安用之冬會於沙隨宋地

復錮藥氏也

晉知藥盈在齊故復錮之

原泉混混

原泉

爾雅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瀆泉側出曰沘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漢泉

溝澮皆丑

溝澮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

曰瀆

禹惡旨酒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尚書大傳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註

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楚之檇杙

檇杙

神異經云西方苑中有獸焉其狀如席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牛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苑中名檇杙一名傲狠一名難訓

留青曰札云檇杙注惡獸名非也檇斲木也一作剗木注引楚謂之檇杙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杙蘇無枝也斲木從壽從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斲才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檇杙即古漢書注鯀崇伯之名即檇杙也惟周禮外史以檇杙為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謂春秋

為檇杙也史高陽才子檇戲漢書檇余山藝志公檇生惟孟子今音檇杙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平王東遷註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

五伯迭興註

趙氏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桓王元年始伯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伯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

無本節
孔子之
旨微

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公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諸稱五霸自管仲始

四世而總註

禽獸節人物之所以今實在於此

記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音問而無正服或殺同姓六世則不復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十從頂上

舜明節所行皆從此出

存者能之

文天節聖人愛

深求切

終目乾乾之心

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它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吊服加麻加麻者系弁上加總之環經狀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為四世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楊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滅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

逢蒙羿之弟子或曰其受教之臣見羿傳中

子濯孺子 無考

侵追

子濯孺子
浸衛庚公
之斯追之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既曰侵者加凌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境進侵陵之

凡兵殺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距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假強而能左

右之曰以

庚公之斯尹公之他

庚公之斯
學射於尹
公之他

庚公之斯一名庚公羨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於庚公羨庚公羨學射於公孫丁衛孫文子作

亂孫文子即
孫林父使他與羨逐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子魚

公曰射為背師不射為僂射為禮字禮射不
求中射兩鞫而還

鞫車軌尹公他不遠公
孫丁學故言遠乃反

卷者他始與羨俱還中
悔乃獨反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出左傳
襄公十

年四

周公節
憂勤惕
厲之意
聖人無
不感

西子蒙不
潔

迹熄節

黍離降
為國風

其事節

游夏不
能贊一
辭

春秋百
王之大
法

西子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嘗
 薪浣紗為世絕色諸暨縣有苧羅山若耶溪
 旁有東施家有西施家西子嘗病心
 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
 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
 之所能効也出莊子
 天運篇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
 而使范蠡獻之於吳吳王大悅伍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
 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
 己周亡以褒姒王不聽遂受之其後越滅吳范蠡復取西

子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

出史記
越世家

日至

千歲之日
至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甲子為部首
起十月朔曆元名握

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

草木子云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

齊閏無餘今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

一統閏朔並無餘今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

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今又

予未節
所以自
任之重

傷廉節
過猶不
及之意

鄭人節
事無三
論

言性節
善言天
者驗人

天之節
程子深
得此章
大意

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由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狀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日癸未日卯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未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部，部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部，總二十部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狀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

聞之節
孟子不
失此禮

是故節
君子存
心不苟

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

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

五代史司天攷，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西漢而後，其

尚稷節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

御鄰節
聖賢心無不同

前聖後
聖其心一也

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攷矣狀自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首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趙氏惠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

章子節

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同道節
君子之心惟其是

聖賢言行不同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惟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有五時三時故候十五日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狀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狀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觀之節
昏夜乞
氣驕人
白日

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官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狀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後差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

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已來，又差時乎。此其情，曾子知之，故不聞晝一退寇之策，而竟去也。知去之必反也。

沈猶行曰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太山人。國名紀云：古附庸之後。

儲子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

國策：燕子之之亂，儲子謂齊閔王曰：因而伐之，破燕必矣。國名紀曰：齊大夫有儲子。

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被髮纓冠
而注救之

纓

說文云纓冠卷也纓冠系也

禮書曰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之

綏

有越冠

越冠

吳國華曰夫越人慄輕性非持久豈能踰江絕淮數千里而深入哉傳曰公如越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意者其此

四書圖史合攷孟子目錄

卷二十二

萬章

蹄泣旻天

九男二女

少艾

齊風南山之詩

象

砥

長息 公明高

成聚成邑成都 註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 註

舜井

琴

床

共工

驩兜

三苗

鯀

幽州

崇山

三危

羽山

有庠

咸丘蒙

徂落

考妣

八音

小雅北山之詩

大雅雲藻之詩

大雅下武之詩

堯薦舜

南河

朝覲

訟獄

秦誓

天視民視

舜薦禹

陽城

箕山

啟

丹朱

舜之子

大丁外丙仲壬

桐

割烹

有莘

伊訓

癰疽

侍人瘠環

顏讐由

四書圖說卷五 卷三十一 萬章 二

彌子

司城貞子

陳侯周

百里奚

秦穆公

虞

號

垂棘之璧

屈產之乘

宮之奇

虞公

射百步圖

北宮錡

班爵

班爵圖

班綠圖

附庸

春秋邾儀父之類註

庶人在官

府史胥徒註

百畝之糞

樂正裘牧仲

費惠公

顏般

王順

晉平公

亥唐

祭器

衛孝公

擊柝

寄公註

臺官

市井

虞人

皮冠旃旂旌

旌圖

旂圖

皮二圖

霍光能行於昌邑 註

旂圖
小雅大東之詩

四書圖史合攷卷二十二

明 晉江蔡清虛齋 輯

孟子 萬章

號泣旻天

號泣于旻天

虞書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泣於田、日號泣於旻天、于父
毋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乞若、

釋文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
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狀則

稱蒼天

長息問於公明高

長息 公明高

長息無攷、公明高南武城人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九男二女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堯問可用者四岳

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

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濤汭濤汭二水名在今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

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

親戚謂父母弟象妹顯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愛之節

孟子深
知舜之
心

路史堯之子長監明早歿其嗣封於留丹朱不肖弗獲嗣

位其后丹房傳鑄唐冀隨邠樛函皆云堯後之國

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

聞其賢微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

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暉媵之以

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成聚成邑成都註

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小於繩曰聚趙氏惠曰聚謂

村落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也。

莊子舜有殫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其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耒之澤。

少艾

知好色則慕少艾

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孫季昭示兒編云、嘗遍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為

完原節
人情天
理於是
為至

此說陳晉之又改艾為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為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 註

楚詞九歌大司命篇曰、憇長劍兮擁幼艾。孫獨宜兮為民正。

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

生魚節
變不失
天理之
常

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能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其工、乃與幼艾。

齊風南山之詩

全篇四章
此第三章

南山崔崔

高大貌

雄狐綏綏

狐狎媚之意
綏求匹之意

魯道有蕩

平易也

齊子由歸

齊子指文姜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言南山有狐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

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曷為而復思之

葛屨五兩

兩二屨也

冠綏雙止

冠綏

上飾也、屨必兩、綏必覆、物各有偶、不可亂也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又從止

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此上二章罪襄公

藝麻如之何、衡從

音橫、從音宗

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言欲蘇麻者必

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此章罪魯桓公

桓公

齊襄公之妹文姜為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國人惡之、

而作此詩

使浚井

舜井

杜預曰魯國下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處也
井曰舜井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
穴謂之舜井

番青曰札云今襄陽均州土阪窰子舖即舜耕處有糠山
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云即茫
空旁出處

象

瞽瞍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瞽瞍愛浚妻子常
欲殺舜

象曰謨益
却若

敢問節

聖人不

以公義

廢私恩

仁至義

盡

辨疑云虞氏自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
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
奪嫡故耳不狀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狀
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為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
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庶嫡不敢居而自歸於佃漁耳故
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資糴而販負
夏孔子曰耕稼陶漁非舜事也而述為之以救敗耳此說
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
堯之舉舜則在克諧之後史記反寢重出而莫之辨固也

朕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訛之迹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琴朕

琴 詳見中庸

琴操云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通鑑云舜恭己南面無為而治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南風長養萬物故能豐阜財也

砥朕

砥

砥彫弓也彫弓漆赤弓尚書彫弓是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舜在床琴

床

釋名曰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廣雅曰棲謂之床浴牀謂之招

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簣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之

間謂之蘇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趙東齊海

岱之間謂之床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說文曰牀身之安也簣牀簣也杠床前木也

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舜洗共工於幽州

共工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請譖庸回靖安也庸用也

安於讒說而用其回邪也服讒蒐慝服納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

竒窮竒即共工也神異經云西地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勤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闕輒食直

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進饋之名曰窮竒按言共工性似故號之

放驩堯於崇山

驩堯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德醜類惡物頽囂不

友是為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即驩堯也神異經云崑崙

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有耳而不聞有腹無五臟有腹直短食經過人有德行而

注抵角有凶德而行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儵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厚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

言驩堯性似故號之

殺三苗於三危

三苗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

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念孤寡不卹窮匱天下之民以三兇謂之饕餮即三苗也

神異經云鹵南有人焉身多毛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畏群而草名饕饕言三苗性似故號之也

小 殛鯀於羽

鯀

鯀字熙顓頊五代孫也夏禹之父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罵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禱杌禱杌即鯀也當堯之時洪水滔天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性狠戾違負教令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群臣未有如鯀者顓頊試之於是堯用鯀治水九年而

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鯀投於水化為飛熊因為羽淵之神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陸居曰熊以入水居曰熊於羽淵

呂氏春秋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者不以我為三公而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来彷徨於野以思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淮南子、鯀堙洪水、盜舜之息壤、息壤之生、帝使祝融殺之、於羽淵、

五帝世紀曰、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岳舉鯀治水、堯以為不可、岳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鹵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幽州

舜流共工於幽州

爾雅云、燕曰幽州、

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於幽州、居此城、

崇山

放驩兜於崇山

路史云、今澧之慈利是也、有驩兜墓、狀嶺外驩州、圖經以為其窟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

三危

殺三苗於三危

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里、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

路史曰今戎虜瓜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浴日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

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

山 經縣於羽

羽山

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

字記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清半濁牛人不敢

飲曰羽淵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

有庫

大明一統志云有鼻墟名在今永州零陵縣即有庫地

成丘蒙問曰語云

成丘蒙

疏按春秋威公七年有焚成丘杜預云成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成亭以此推之則此所謂成丘蒙云者豈成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耶

放動乃徂落

徂落

書疏云徂落蓋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也

百姓如喪考妣

考妣

疏鄭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

故也

四海遺密 八音

八音

漢律歷志云：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世本云暴辛公作埴，師古曰：燒土為之，其形銳上。匏曰笙，世本云隨作笙而平底如秤錘狀，六孔吹之也。竹曰管，管截竹為之列管，師古曰：鼓者郭也皮曰鼓，郭張皮而為之簧管，六孔尚書大傳云：禹王母來故曰玉管，然則古以玉篥，不但竹也也。絲曰絃，石曰磬，以石為之，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金曰鐘，鑄銅為之，形如筒，篋簾木曰祝，師古曰：祝與獻同，叙

故謂之祝，狀如漆桶，中虛有椎柄，動而擊其旁，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

小雅北山之詩

陟波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

盥，音古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息不得王事傍傍，不

也，加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

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譟，

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失容或湛樂飲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大雅雲漢之詩，全篇八章，此前三章及後五章。

倬波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一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

太甚，蘊隆蟲蟲。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奠瘞。音意。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

躬。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於摧。早

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

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魃旱神也。如暎如焚，我心憚著，憂

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

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

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

仍故作此詩以美之。

大雅下武之詩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配於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武王也。應侯維順

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

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來後世也繩其祖武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
遐有佐

此章美武王能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堯薦舜

昔者堯薦舜於天

初堯在位七年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遜位
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
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奸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
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治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

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
以○奚○任○曰○任○地○問○以○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曰○妻○子
具○而○孝○象○於○親○嗜○欲○得○而○信○象○於○友○人○之○情○也○乎○若○夫○茫
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壘○堦○而○陰
翳○桑○陰○不○移○而○堯○志○始○得○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
詳○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
貫○串○而○條○達○咸○協○於○帝○而○可○底○績○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
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
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於○猷○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九○子

服勤靡懈，帝將昏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艱，使宅百揆，靡不時叙，屬之徽典，無或不造，賓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于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七十三載丙辰，薦舜於天，舜受終於文祖，遂即位。

南河

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裴駟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

朝覲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依狀如屏風，天子見諸侯則依，諸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

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秋見天子當宁而立。宁門屏之間，宁立以待諸

侯之至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見

訟獄

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

事謀始。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

亦不足敬也。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舜舜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

訟獄者不之堯之子

泰誓 見堯曰章

天視自我
民視

韓非子曰人也者采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

舜薦禹

昔者舜薦
禹於天

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嶽咸舉之於舜舜
舉之堯堯命鯀鯀治水禹治水底績堯乃禱禹曰伯禹官
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
之喪晝夜悲泣舜受堯禪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
有九伯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喪形體枯

稿面目黧黑讓位商均還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
附商均遂就禹之所禹不得已踐天子之位都安邑以土
德王正建寅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
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陽城

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

箕山

箕山嵩高之北是也

禹避舜之
子于陽城

蓋避禹之
子于箕山
之陰

不之益而之啟

啟

帝啟伯禹之子也。禹之治水，娶於塗山氏，生啟。禹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不入。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以故啟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啟總世，以有天下。出

史：甲申歲，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子丑寅也。丙戌三歲，啟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禮曰：天子巡狩，以遷社，蒙鼓，朕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所以示賞，膠之不敢專也。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於甘。甘，地名。不勝，六卿請伐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

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重，不仍味，不貳也。

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

功。出，諸乃立五廟，筮遷鼎，禘黃帝而郊，鯀命大厲祭，鼎昆

吾之谿，而筮享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穎州陽翟縣有鈞臺，陂又

筮於晉之墟，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為宥，奏九辯九歌

舞九招，中散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年九十

一子太康立，第五人分封於衛。

丹朱

丹朱，堯帝之子也。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封朱

丹朱之不肖

故曰丹朱。○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誌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北三十里故為縣。不肖堯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任此事。言可登用之嗣

位也放齊曰。堯臣名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克不用堯知不

足授天下。乃授舜。出史記五帝本紀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

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

對曰。在豳土。王曰。國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

豳。

論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

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昔雲

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所以貽丹朱者

至矣。若使其以教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

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謂之愛乎。曾子曰。君子

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

已矣。

舜之子

舜之子亦不肖

路史云舜二妃娥眉無子女。營生義鈞及季釐、季釐封緡。為桀所克，義鈞封於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水經注：九疑山，大舜寔其陽，商均塋其陰。

大丁 外丙 仲壬

大丁未立
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伊尹放之於桐

桐

孔安國曰：湯塋地，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伊尹以割烹要湯

割烹

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燭以燿火，饗以犧，假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復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大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病時疾，腥天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

日書圖史卷之三 萬章

知前聖
之心無
如孔子

先後多少其齊其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識口弗
能言志弗能喻若舛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
不弊肥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醎而不咸辛而不烈
澹而不薄肥而不腫

鹵溪叢語曰伊尹負鼎於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

干湯劉孝標棲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五鼎而

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享后帝謂成湯也言伊尹

始仕因緣烹鵠烏之美修玉鼎以事干湯湯賢之遂以為

相獨孟子以為不狀也

有莘之野
耕於

有莘

杜預曰莘穽地又云穽國今滎陽縣是也趙氏曰今同州

郃陽縣

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伊訓

惟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夏十有二月乙丑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

首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烈祖湯也以訓於王

伊訓曰天
誅造古自
牧官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於其子孫弗率不循先王之皇天降災

假手於我有命假借也有命謂湯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言湯德之修則

始自于亳都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屯民允懷代桀之虐以吾

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不謹也謹始之道孝弟而已嗚呼先

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屋上克明為下克忠與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綱常之理桀廢

弃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也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制官

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徇于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鄉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淫過而無度也倒置悖理曰亂風臣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

是訓之欲其入官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於王曰嗚呼天難諶命

曰書圖史合攷

思天節
愧恥若
徒于市

近臣節
君子小
人各造
其類

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命之難信以其亡命之不常也九
有九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勿保監於萬方啟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一德純一之德湯

故能上当天心受天命而有天下於之君臣皆有一德
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

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

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

惟一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

人臣之職為上用慎於聽察以防小師也是必難於任用慎於聽察以防小

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萬姓見其言之大故

安民生厚一德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天子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天子屋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取人為善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

矣

知虞節
莊周知
百里奚
聖賢出
處之大
節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為善矣萬一日蝕不吐河清難俟則神器虛懸尹不將為戎首乎羿泥接踵將無以伊周為嚆矢耶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為爾此論甚確

癰疽

於衛主癰疽

雍姓。睢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衛靈公嘗與夫人同車。睢為駮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市名孔子醜之去衛。出火記孔子世家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為主雍睢云。

於齊主侍人瘠環

侍人瘠環

雍睢孟子作癰疽字音之訛也說苑作雍睢是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閣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隨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又置少監監丞瘠環瘠姓環名齊之寺人也為齊景公所近狎

顏讐由

於衛主顏讐由

顏讐由一名顏濁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之兄也善事

兄子路義之孔子至衛嘗主其家
史記世家曰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為天下名
士

孔叢子云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后讐以非罪執子路
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
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
非義而何

彌子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於衛衛國汰竊駕君車罪

彌子之妻

則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
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靈公遊於
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哉忘其口啖
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君車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
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出韓非
說難

司城貞子

司城貞子宋之賢大夫也

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它國則
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

孔子去衛適宋嘗主於其家

子
主司城貞

司馬司城一說宋以武
公諱改司空為司城

司馬司城一說宋以武

孔子去衛適宋嘗主於其家

三

為陳侯周

陳侯周

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柳之子也陳至懷公時吳方薦食上國破楚入郢召陳懷公懷公欲往大夫曰吳新得志楚王雖止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於吳陳乃立周是為湑公湑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

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湑公遂滅陳而

有之

出史記陳杞世家

百里奚

百里奚自
高於秦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它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由入秦為澠婦遂與相失後奚歸虞事虞為大夫晉獻公伐魏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貧賂玩寇益不可與言者也奇曰朕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

大成節
德無不

至

天子建
中和之

極

吾志耳。奇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恥之。止秦送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人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遂相之。奚乃迎蹇叔於宋，取由余於戎，求丕豹、公孫枝於晉。丕豹，丕鄭子。公孫枝，字子桑。三置晉君，一救荆禍。繆公之霸，大都皆奚之力也。出史記秦本紀奚為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僨澣婦，自言知音，因援

耕者節
漢傷一
時之傳
會

琴撫弦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麩麩。齊掩移明枋也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牝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塋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黎，搯伏雞，鹵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歌畢，奚愕狀，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為夫婦。出風俗通奚相秦，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搦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為政於秦，繆公嘗使其禦晉師。

於殺為晉師所敗大夫請殺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
何尤焉復使為政既乃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郟
俱晉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埋藏殺戰之死士遂霸西戎
說苑云秦繆公觀鹽車見牛肥問百里奚曰任重道遠以
險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昔使之不以暴有險先
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
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乃致上卿以諫奚
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食牛以要
秦繆公

秦繆公

秦繆公名任好德公子宣公成公弟也史記蒙恬傳曰繆公殺三良而姬罪

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諺之曰繆秦繆公其先帝顓頊之苗裔至虞舜時

有柏翳者為舜主畜畜多息賜姓嬴其後非子在周孝王

時主馬於泝渭之間泝渭二水在隴州東馬大蕃息遂分土為附庸

邑之秦今天水隴西歷數世至德公德公立二年卒長子

宣公立十二年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

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茅津戎號

茅城在陝州河北勝之

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台

用下節
免舜所
以為人
倫之至

陵

五年晉獻公滅虞，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

于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

亡秦，委宛宛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

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

段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昔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

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

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

蹇曰：「五段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

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涇人。

涇地名在沛縣

蹇叔收臣

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

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

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

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用難。是以知其賢。於

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自將伐晉，戰

于河曲。

河曲晉地在蒲坂內

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

絳州曲沃縣有

曲沃故城人以

重耳夷吾出奔。

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

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

晉獻公卒，立驪

免之節
堯舜所
當法

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即晉惠公使人請秦求入晉于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鹵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鹵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怒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于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

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

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枝秦大夫枝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枝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

絳雍秦國都
絳晉國都

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彌射曰因其饑而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

君命節
孔孟易
地皆然

十五年晉君興兵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

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原地韓原在同州西南晉君棄

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繫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

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

三百餘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

初繆公止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括地志云

野人塢在岐州雍縣東北一十里按野人盜馬食處因各馬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

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

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造造而見繆公寤亦皆

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

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欲殺而祠之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

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夫人夫人聞之乃袞絰跣曰妾

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吾得晉以為功今天子

是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

牢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牢羊一牢一為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

鹵地即前年許秦而不與者今獻之使太子圍為質於秦秦妻子圍以宗

女名懷嬴是時秦地東至河晉河南八城入秦秦東境至河即龍門河也

十八年齊桓公卒

勅然節
守經行
權各有
其分
委任權
力不同

萬章

二十年秦滅梁芮梁芮國名在同州秦得其地又滅一國之君

二十二年晉公子圍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子圍母梁芮之女也

而秦滅之吾兄弟多即君百歲後君指惠公秦必留我而晉輕

亦更立它子子圍乃止歸晉

二十三年晉魯公卒子圍立為君秦怨圍止去乃迎晉公

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圍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亦

禮厚遇之

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

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

圍子圍是為懷公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

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秦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

入襄王殺王弟帶殺於温之隰城

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衛地今濮州

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止鄭厚晉

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

歸晉亦罷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

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

二人哭

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曰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還。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

秦師無禮

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周大夫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滑。姓小國。伯爵。鄭販賣賈人孩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

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罷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吾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秦繆公之女。為秦三囚。將請曰。寡君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洗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

厚之。三十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

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秦不利，因兵歸。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

戎人姓名由余其先晉人也。止入戎，能留言。聞繆公賢，故使由

使鬼為之則勞神

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

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

法度為政，朕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

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制為禮樂法

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

以督責於下，下罷音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

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朕上，含淳德

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

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於史廖。內史

周官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

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轂，君試

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

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

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

真聖人之治

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嘗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
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
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示

必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鄆正義曰鄆晉郊左史作鄆括地志云王官故地在同州澄城縣

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里以報殺之役晉人

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括地志云茅津

太陽縣也封殺中尸封埋藏也埋藏殺戰之成士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

黃髮

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皤皤白頭

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

周也率得孟明之慶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

南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塚在造苑者百七

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

造苑之中應劭曰秦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

奄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喪皆

世死黃鳥詩秦人哀之為之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所為作也廣地益國東服強晉齒霸戎夷朕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送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况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全篇俱出史記秦本紀

百里奚虞人也

虞

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夏墟在河東太

假道於虞以伐豳

陽縣

豳

豳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豳仲文王弟也仲與豳叔為王卿士勛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豳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豳城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

垂棘之璧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瑛璜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毅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豳之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與屈產之乘

屈產之乘

寰宇記曰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母飲茲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宮之奇

宮之奇諫

宮之奇虞之大夫也晉獻公立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豳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國名前是冀伐虞至鄭

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

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

稱虞強以悅其心

今豳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

假道以請罪於豳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豳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

晉大夫

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豳滅下陽

豳邑

出左傳魯僖公二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豳宮之奇諫曰豳虞之

表也豳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豳之謂也

輔車類

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豳如輔類如唇在表二國相須以立去一不可

公曰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太伯于周為穆生昭故太王之為昭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虢國問于

卜偃曰：卜偃晉掌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

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言丙日之朔旦也。

均服振振，取豸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盛也。豸，獸名。取豸之旂，取其事也。

天策焯焯，火中成軍。緡公其奔。鶉，火星也。貴，鳥星之體也。狀見于南方也。天策，傳說星也。時近日星微，故焯，無光耀也。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在九月十月晦朔交也。言丙子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鶉，火星。見于南方，言中者序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緡。緡公醜奔京師。醜，緡公名。皆如童謡之言。師還，館於虞，遂罷虞，滅之。

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媵，公女也。而修虞祀，且歸

其職，貢於王。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

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故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出左傳傳

戰國策云：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

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而去。

因伐緡，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

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奇諫不聽，遂亡

緡。

老美男破

美女破舌

戰國策

萬章

三

因而取虞

穀梁傳云獻公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探壁而前
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其文似之

公突曰... 其文似之

其文似之

其文似之

射

至

○伊尹

百

三子

○王中

○孔子

步

孔子

至

○伯夷

圖

至

○柳下惠

北宮錡 無攷

周室班爵 祿也

班爵

白虎通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
 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授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洽
 斗極鈞命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
 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王千里內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為公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
 正義曰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為侯者何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孝經

所以字 藩

其德足 以長人

援神契曰侯候也所以守藩也正義曰斥侯於外以若人
 為德者侯也

白虎通云伯者伯也正義曰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

白虎通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正義曰子字也字愛也

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白虎通云男者任也要畧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為

君也正義曰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

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正義曰知進退而其道

上達者卿也

白虎通云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
 謂之大夫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
 夫職在之遠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二字言之或
 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
 字著也正義曰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
 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朕否
 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
 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王制曰天子十一元士正義曰才
 足以事大者士也

班

天子一位

君一位

公一位

卿一位

爵

侯一位

大夫一位

伯一位

上士一位

圖

子男同一位

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

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公侯皆方百里

大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祿 伯七十里

次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子男五十里

小國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圖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耕者之所獲庶人在官者以是為差

附於諸侯
曰附庸

附庸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鄭玄周禮大司徒注

云凡諸侯為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

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

焉退則歸焉

王制注云小城曰附庸朱氏曰猶屬邑也

春秋邾儀父之類 註

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末王命故

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邾子名克字儀父王未命為諸侯

四書圖史合攷 卷三十一 四
知其貴也
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
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顓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
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庶人在官

王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祿有祿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
非爵也而其祿有差

府史胥徒註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卿即上大
夫太宰官也
也卿爵也下士所治事煩故其負倍於中士而謂之旅也
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
給徭役者胥有才知之稱為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趨委者也

百畝之糞

百畝之糞
上農夫食
九人

周禮天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猶變也變瘠為
肥變惡為美也以物地相

其宜而為之種物之在地各有其宜草
人相視之而糞其種凡糞種驛剗用牛

土有色驛而性赤緹用羊土有赤緹而緹
色者則用羊墳壤用麋土有
墳起

四書圖史合攷 卷三十一 萬章 四

而柔順無塊者則用麋渴澤用鹿有蘊為澤而今鹹瀉用豕有粘而疎強者則用狗者則用狗強而不和順者則用黃輕與音用犬有輕脆而

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
或用豕犬皆焚其骨以灰為漬種黃則燒麻
為灰以漬種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黃者尤多蓋
古之遺法也

有友五人
為樂正裘

樂正裘牧仲

壯仲

樂正裘於仲皆孟獻子之友也

通志氏俗畧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姓苑云衛大夫
食采於裘氏因以為氏今會稽有裘氏

費惠公

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夸父之後也夸父為魯大夫城即居
之因為費邑左傳隱公二年司空無傳至惠公惠公以子

思為師以顓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長息公明高弟子
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自也

顓般無攷

王順無考

晉平公

晉平公之於唐也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歷下今濟南府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淄，盡燒屠其郭中，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晉欒盈有罪奔齊。

八年，齊莊公微遣欒盈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山在

內河欒盈從曲沃中反，罷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

止公，即范鞅以其從擊欒盈，盈敗走曲沃，曲沃攻盈，盈死。

遂滅欒氏。宗盈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即魏齊莊

公聞盈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

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

太行之役也。

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即趙武韓宣子，即韓起魏

獻子，即魏舒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

賦為臺池，而不郵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狀之，出史記

世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晉

人姓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王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皆上之毛腹下之毳蓋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

出韓詩外傳

背上之毛腹下之毳

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車馳為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狀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篋今百姓在下襁褐不蔽形糲糠不充口而賦歛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僂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

王者藏於天下

聖王貴德而務

今以性請藏於百姓之間出韓詩外傳

平公春築臺故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死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乃罷臺役出說苑

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八言之平公納之止坐殿上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

申其左辭詘其五指

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辭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伸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歿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屏鐘鼓除竽瑟出說苑

平公問故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

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出說苑

二十六年，平公卒。

說苑云：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君不食誰能強之

按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以其國法歸周，言晉當先亡。則平公驕而無德義者也。與造亥唐事不類，意亦葉公之好龍與。

亥唐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高士傳云：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胼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孔子先備
正祭器

周禮地官閭胥供祭器器謂簠簋鼎俎也

於衛孝公
公養之任也

衛孝公

衛靈公卒嫡孫輒立是為出公子崩曠立是為莊公註作

疑出公輒未可據

擊柝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柝戒守者

所擊也夕比
若今酉點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崔瑛擊柝賦云嚴人暮兮絕人踪君門深兮開九重清矣擊柝出波高墉候銅壺而發箭雜鳧氏之鳴鐘嚮以應鼗按更籌而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奸慝而清四封聲參投壤之擊知甚挈餅之守衛尉奉職金吾克勤蓋欲懲寇暴亦以戒昏昕

寄公 註

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寄

寓它公者謂之寓公所寓國不敢以為臣寓公苑則臣其子故曰寓公不繼世

卷大記曰君之卷末小歛為寄公國賓出國賓它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

蓋自是臺無餽也

也出迎

臺官

在傳申無字曰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自王至臺官下所以

事上上所以共神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

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謂給臺人所役者已上所謂人之十

也等

市井

後漢循吏傳注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

虞人

在國曰市井之臣

治虞人以

以皮冠燕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左傳齊景公田於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吾先君之田也旂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皮冠旂旂旌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

常九旗皆以絳帛為之而畫以采色太常畫日月取其恒照也交龍為旂畫二龍於其上取其變化

也通帛為旃旃用通幅絳帛所謂大赤也雜帛為物物則內幅

以白熊虎為旗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鳥隼為旟旗畫鳥隼取其擊捷也龜蛇

也

為旒。旒，畫龜蛇取其全羽為旒。上取全而遂之之義。析羽。

為旒。旒，畫龜蛇取其全羽為旒。上取全而遂之之義。析羽。

今之旒。有鈴曰旒。懸鈴於竿頭。因章曰旒。其文章不復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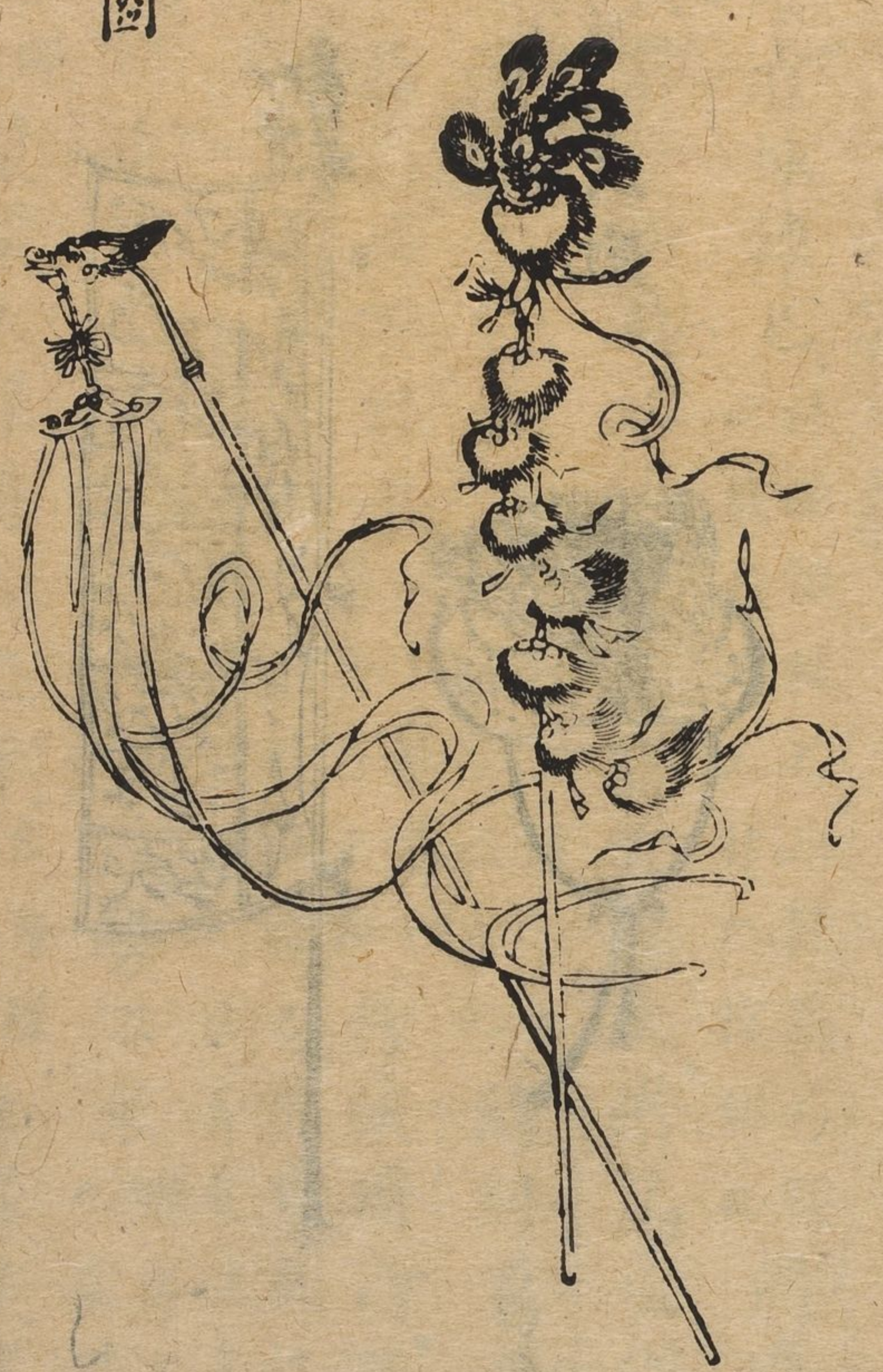
禮書曰：蓋田獵用皮冠旒，車載旒。旒，車也。諸侯建旒。

孤卿建旒，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蒞游。

安之樂者也。故招以旒，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旒，庶人孤。

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旒。

旒圖



旒圖

旂圖



皮冠



小雅大東之詩

全篇七章此去第三章

有饒

貌

籃飡有棘棘也

以棘曲貌棘也

以棘為也

周道

如砥

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瞻言顧之

潛焉出涕

○小東大東

東方小大之國也

杼柚其空

杼受緯者也

糾糾葛屨

寒涼之類

可以履霜

佻佻公子

佻：輕薄不

行彼周行

既來使戕心疚

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

不勝其勞使吾

心憂而病也

東人之子

東人諸侯

職勞不來

職專主

也西人之子

京師

粲粲衣服

舟人之子

主舟楫

言富

私人之子

私家皂

百僚是試

此言賦役不均

或以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其酒不以其漿。鞞鞞。鞞鞞。長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也。天河監

亦有充。跋。跋。織女。旁三。改。狀。如。偶。也。終日七襄。也。襄。駕

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

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

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

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

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

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皖。明。貌。牽。不。以。服。箱。也。箱。駕

車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

入。故。謂。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畢。畢。星。也。狀。如。掩。鬼。之。畢。行

之。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畢。畢。星。也。狀。如。掩。鬼。之。畢。行

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亦無

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如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星以夏

秋之月見於南方云。北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明。也。舌。維

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明。也。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

斗。又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天若有所吞。熒。斗。西

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霍光能行於昌邑。註

前漢霍光傳云。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慙。獨以問所

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復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廢之，送至昌邑。

郎 山瑞光蘭若



文政丁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郎', '山', '瑞', '光', '蘭', '若', '文', '政', '丁', '亥']

